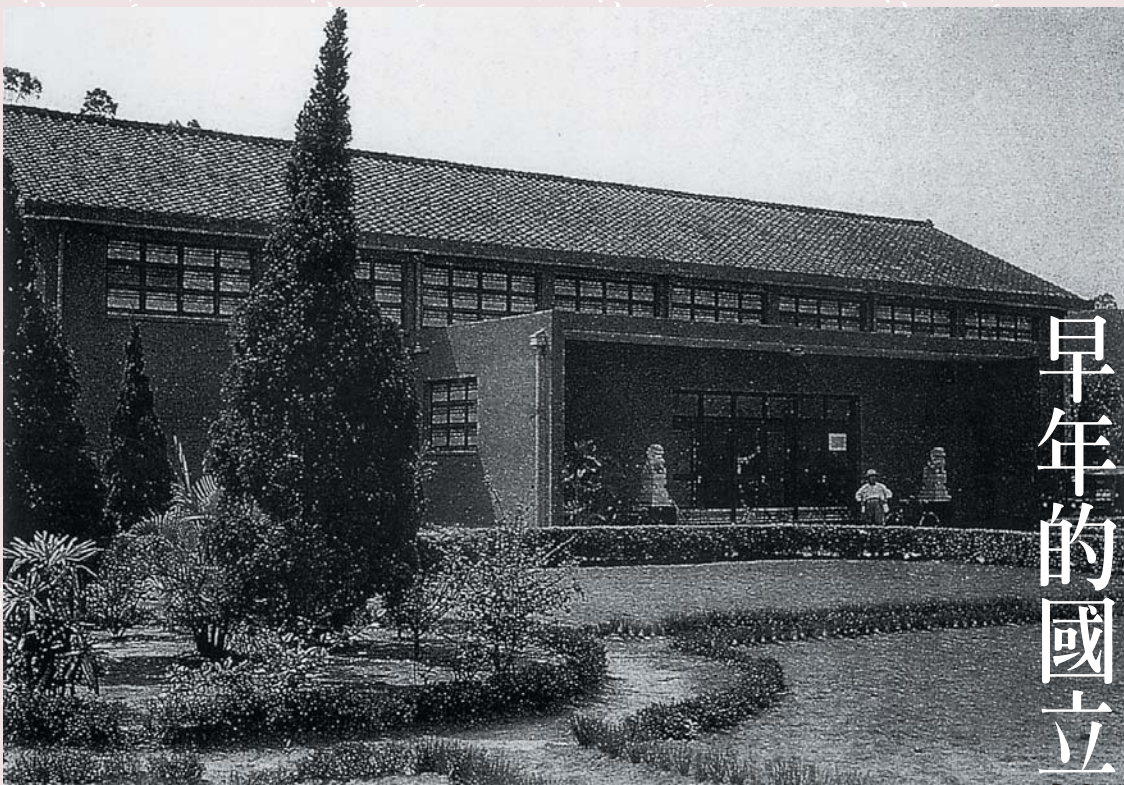


早年的國立故宮博物院

李鑄晉

2005年12月 96



民國四十六年北溝陳列室落成啓用，曾吸引所有訪台國賓之專程觀賞。（莊靈攝）

我那次到台灣，在台住了四個月，天天到霧峰去，得以過目中國藝術傳統中最寶貴的一批名畫，實在是我最難得可貴的快事。

記得我第一次到台灣故宮博物院，還是九六三年的秋天，那時我還在愛我華大學執教，已經升到副教授的地位，那年得學校批准休假一年，除了普通的新津之外，還拿到美國學術聯合（ACLS）的一筆研究費，一家四口，經愛奧華城到紐約，再經紐約到倫敦，而後轉到巴黎、亞姆斯特丹、斯德哥爾摩、蘇黎世、米蘭（包括佛羅倫斯）、羅馬、雅典，再經開羅、新德里、曼谷，而後到香港，雖然是每地三數天，我卻得到不少的知識，瞭解到藝術與民族及歷史的重大關係。

看到了那麼多的巨大而堂皇的博物館，我到了台灣，就立即轉到台中去。那時的故宮博



李鑄晉先生（左三）與夫人（左四）及親屬合照於舊金山機場，1977年6月攝。
（李天鳴提供）

博物院，是把原在北京的故宮博物院與在南京的中央博物院合併在一起，從一九三四年因有日本侵略東北、華北，而從北京先搬到南京；再逾一九三七年，日本規模侵略，先佔了華北的平津，再於八二三開始進攻上海，直進南京，於是這批南運的文物，就沿長江直上，到了內地；後來在貴州省的獨山，停放了許久，而後又搬到了重慶，到抗戰結束以後，又運回南京。到了一九四八—一九四九年間，當國民黨的大軍從大陸撤退到台灣以後，

這大批的文物就到台灣。最初因為要防止轟炸，並避免潮濕，就選定了台中的霧峰為主要的地方，挖了一些山洞，而把文物存放起來。

後來就在這個地方，蓋了一所陳列室，每次可以展覽數十件文物，這就是一九六三年秋天，我首次到台灣所見到故宮博物院的情形了。

那時候的故宮博物院，除了在山洞的貯藏庫及一個陳列室之外，就只有一間工作室，其他的就是員工的住所，那時的職員，我記得的有原北京故宮的莊嚴及那志良二位先生，中央博物院的譚旦厝與李霖燦二位，以及一位助手吳同，還有一位工友老牛，因此全院的工作人員，大概不會多過二十人左右。以我那時的看法，在剛剛去過歐洲看過不少的巨大而堂皇的博物館之後，如今看到故宮博物館的情形，實在是令人失望的。

每天在台中市有公共汽車到霧峰，坐車大概在半個小時與四十分鐘之間，車上坐的大半都是故宮的職員，再加上我們這些外來的研究人員。那時負責主持攝影部分的是高居翰，他那時是華盛頓佛瑞爾美術館（Freer Gallery）的中國部的館員，因為佛瑞爾負責這次攝影的計畫與執行，故第一次照的圖畫都由他負責，他並從佛瑞爾商借了一位攝影師，把攝影器材都帶來，因此前後八個月的攝影都由他來負責。此外，另一位負責人是密西根大學的中國美術史教授艾瑞慈（Richard Edwards），他全年都留在台灣，來參加工作。因為密西根大學將來負責這批照片在美國及歐洲方面的發行，故他也必須在此。除了他們二位負責人之外，其他的就是有時來參觀的外來學者。我是最長的，前後一共停留四



李鑄晉教授（左一）與學生一起觀畫。1984年春，於美國家中。

個月，也就是在攝影繪畫的這一段時間，一直都留在參觀，其他有些學者，則略來參觀，每人一、二個禮拜左右，包括方聞、王季遷，以及其他的人。當時在台灣的人物，如葉公超及黃君璧與王士杰等，他們都是故宮管理委員會的委員，故有時都來參觀。時常隨葉公超來的，有江兆申及傅申等，此外也有一些畫家來參觀，包括莊喆、劉國松、陳其寬等。第一部份攝影是繪畫部分，就從十月直到一月，而後由席克門館長（堪薩斯城納爾遜博物館館長）來接任，專門選擇各種文物，包括銅器、玉器、陶瓷、漆器、紡織等，到了那時，我也就結束了我在台灣的研究，而轉到日本京都去了。

想不到我那次到台灣，在台中住了四個月，天天到

霧峰去，得以把故宮所藏的，數十年來經山水搬到了台灣的中國藝術傳統最寶貴的一批名畫，都能得以過目，實在是是我一生最難得可貴的快事，也是我從事中國美術史研究的重要里程。

我於一九六四年的一、二月間離台赴日本，而就在這一年間，行政院派蔣復璁先生來接掌國立故宮博物院，他接掌之後，立即決定將故宮遷到台北，並延請數位建築師設計，在台北城外的士林外雙溪，建成了一所龐大的皇宮式的博物院，於一九六五年正式開幕，成為台灣文化的一個新的中心了，也可以與歐美的大型博物館媲美了。



李鑄晉教授（左一）在家中與學生合影。1984年春。